



骆玉明 梁永安 主编

■ 一个个孤零零的字，年轻人用心血与热情召唤它们鲜活起来，构筑起想象的空间，同时也铺成自己生动的人生之路。

我们的 光华岁月

——复旦作家班作品选



丁阿虎
凡一平
王玲婷
王 琰
王得学
韦羽飞
韦静波
包小翔
卢文丽
石兆佳
东荡子
刘 磊
刘福麟
叶 青
叶荣臻
江 帆
华德民
李希曾
严光星
何 杰
邹立孟
陈力娇
陈 永
陈世界

复旦大学出版社

我们的 光华 岁月

——复旦作家班作品选

骆玉明 梁永安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光华岁月——复旦作家班作品选/骆玉明、梁永安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5

ISBN 978-7-309-07065-1

I. 我… II. ①骆…②梁…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8000 号

我们的光华岁月——复旦作家班作品选

骆玉明 梁永安 主编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宋文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3.75 字数 628 千

201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065-1/I·534

定价: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骆玉明

复旦中文系从1989年秋季开始办过三届“作家班”。二十年过去了,由几位首届班上的同学发起,汇编了这样一部带有纪念意义的文学作品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付诸印行。而我被推举为主编之一,是因为曾在作家班上过课,和很多同学相当熟悉,有些还是多年保持交往的朋友。

我上课的时间大概是1990年吧,讲魏晋风度与文章。从社会情形而言,那正是一段颇为郁闷的日子。八十年代的活跃氛围结束了,大人物号召再度启航的手还收拢在袖管里。整肃、检讨、学习、唱歌,热热闹闹,却又上上下下全不当真。已经“解放”过一回,人的头脑再要封闭起来也是难的。我对唱歌之类的瞎忽悠十分讨厌,凡这类场合都尽量称病请假。可是日子也真是无聊,不知道该做什么。在这前一阵,《中国文学史》已经开始统稿,可是那种气候让人打不起精神,又放到一边去了。

这时候作家班来了。它和普通班不一样,学员虽然大多年轻,但都已经在所谓“社会”中漂泊过若干年头,有着各样的经历,不像刚从中学考上来的大学生那样单纯,跟他们讲课不用过于小心谨慎。而魏晋名士的言行,本来就多有颓废与放诞的气息,正好切合当时的环境。课堂上还是有点规矩,课后就难免是天马行空般的胡扯了。在大学里教书,很少有那样的脱略行迹,通宵喝酒,烂醉如泥,也不是一回两回。如今读他们的诗歌、小说、散文,那些怪诞的日子又从回忆中浮现出来。

“作家班”的名目堂皇好看,但学员其实只是一些爱好文学写作并已发表过若干作品的年轻人。这个班上后来出过一些有点名声的作家,像虹影,更是一度响动惊人。但那时都还蛰伏着,各自悄悄地做着一日成名的好梦。大学的课堂是不是能够培养作家的地方,一向是令人怀疑的,譬如韩寒那小子就公然宣称,大学请他去读他也不屑去。但是,有那么多爱好文学的年轻人汇聚在一起,他们来自大漠、草原、山村,或者江南水乡,来自煤矿、工厂,或者政府机关,带着自己和邻人的故

事,带着生命的欢喜与哀伤,在嬉笑与吵闹中相互交流,彼此滋养,对各人在写作道路上的成长无疑是有用的。他们也给平静和“学院”气的复旦中文系,带来更多野性的气氛。

我从小就爱读小说,曾经有一段日子每天跑到旧书店站着看书,废寝忘食很寻常。但从事文学写作的人则无甚接触。读过一些名作家的传记,但那是已经做成了名人,编撰些奇妙的人生往事,对读者而言终究疏隔而迷蒙。面对作家班的同学,我才第一次真正了解普普通通的写作者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文学”没有单纯的释意。按照理论的解释,文学应该是非功利的。然而未必。对有些同学来说,它就是谋生的手段,是克服饥饿的希望,是在世间唤起关注的呼喊。隔了若干年,当凡一平的小说被改编为电影《寻枪》和《理发师》而引起关注后,他同我说起少年时代令人疯狂的饥饿,他的激动使我感到震撼。再回想班上的同学,生活状况优裕的或许也有,但恐怕很少,多数人是在艰难中跋涉,手上是茧,脚下是血。那么,当文学与人生利益的谋求连在一起时,它的美质必定会受到损坏吗?却也未必。我前前后后读过不少班上同学的作品,那里面始终有很多东西使我感动:青春的孤寂与梦想,生命中永远的迷茫与骚动……来自西北大漠的张秉毅为人粗犷,他的文字却清秀而常常带有柔和的光泽。是从他们那里,我才更多地体会到文学对于年轻人的意义。一个个孤零零的字符,年轻人用心血与热情召唤它们鲜活起来,构筑起想象的空间,同时也铺成自己生动的人生之路。

二十年过去了,如此漫长的时光足以使人变老。当年那些同学云散四方,各有新的生涯故事。有的远去海外,有的固守在旧乡,有的事业发达,以财称雄,有的仍然两袖清风。但不管成就大小、名声高低,却没有人停止写作。收在这部书中的小说、诗歌及散文,大多是作家班结业以后的创作,从中可以读到非常丰富的生活场景与人生体悟。对于作者们来说,这是纪念,是不在场的聚会。作家班的同学在校读书的时候,好热闹而经常争吵,如今他们在这里安静地彼此诉说。而对读者来说,只要你细心去读,必有一些声音会抚动你的心弦。从事文学写作的人,大概都有两种基本的心理特征,一是好奇,二是寂寞。无论如何,他们总是对文字保持内心的尊敬,希望用它向世界发出自己的问候,希望在不可知的地方唤起共鸣。

当年和我交往比较多的同学中,有一位是翁亮。他胸怀坦诚、生性乐观、为人和善,有寿者之相,却已不在人间。以庄子的态度,生死无非随物迁化,悲喜均是无据。但想起他因为多善意所以少主见的笑容,却仍然有莫名的伤感。有一位同学的诗中,问起“谁能真正洞察生命的玄机”,谁能?生命如此平淡,又如此玄奥。

序 二

梁永安

1989年7月的一个雨天,已经是入夜时分,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学院的两位学员代表来到复旦,一男一女,萧长春和施玮。两人找到我,焦虑地表达了一个意愿:希望复旦大学能够把作家班办起来,让已经结束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的几十位同学得到继续深造的机会。这两位都是我6月在北京见过的熟人,十分理解他们的心情。当时各个大学的作家班纷纷停止招生,而复旦向教育部申请开办本科学历的作家班还没有结果,如何面对这些鲁迅文学院的同学,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我当即陪同两位学员代表去分管教学的系副主任孙锡信老师家里,请示他的意见。从心里说,我是非常希望中文系把这个班办起来。从1988年秋季起,复旦与鲁迅文学院协商,联合开办文学创作专业,有序选拔鲁迅文学院的优秀学员到复旦来学习。复旦的这个想法并非大胆创新,而是顺势而行。1988年已经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获准举办作家班,复旦地处中国文学的重镇上海,自身又具有深厚的文学创作传统,开办创作类的作家班也是应有之义。但这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办起来却困难重重,直到鲁迅文学院的这批学生结业也毫无眉目。此时贸然开办作家班,颇有些骑虎难下的后患。所以,当我把两位同学介绍给孙老师,请他表态的时候,提着心,紧紧听着他的每一个字。没想到孙老师微微笑着,简单地说:“那就办。”这真是一个很难忘的时刻,假如他说出另外的话,作家班就无影无踪了。

同年9月,复旦作家班如期开学。学员来自天南海北,人人风尘仆仆。这群学生走在校园里很好辨认,大多显得比大学生们沧桑些。从人生阅历上说,他们有农民、工人、干部、军人、编辑,行迹五颜六色,都在文学创作的跋涉中体尝过人生的悲喜。当时开班会,常常借用复旦南区宿舍的食堂,高大的窗户照下大片的暖光,一张张面容写满了坎坷。他们中的很多人离开了原来的生活,到复旦来重新起步,两年后前景如何,大多一片迷茫。但他们的言谈举止中还是透露着浪漫和天真,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自己的文学梦想。作为班主任,我有时候暗暗为他们担忧:这些年轻的追梦者大多

不具有体制内生活的重重保障,甚至有的人可以用“流浪者”来形容。文学能不能给他们真实的未来?更重要的是,他们能不能给中国文学以未来?记得一次班会上,大家都静静地听我讲下一步的学习安排,我忽然发现虹影一个人立着,斜斜地倚在门框上,眺望窗外,目光野性而执著。当时我心里叹了一口气:这就是这群人的生活姿态:永远在找寻,永远不甘心!这样的记忆数不胜数:宁夏来的严光星声声庄重地谈起他“红枸杞”文学的大构想;广西的凡一平很煽情地描画他“新都市文学”的前景;湖南的东荡子历数湘楚文化的来龙去脉;内蒙的张秉毅讲述他祖辈走西口的历史踪迹;江苏的丁阿虎话不多却往往在不经意间讲出对儿童文学的清新见解……那时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他们所有的财富,就是这些文化追忆、这些文学情怀!

一转眼二十余年过去,复旦作家班早已不存。如今中文系已经正式开办了两种硕士层面的创作专业,成为与世界接轨的作家培养基地。然而前前后后三届作家班的举办,在复旦的文学教育史上还是留下了深深的辙迹。虹影等一批人成为中国文学界的活跃力量,作家班的绝大部分人至今还坚守着文学阵地,这在一个商业时代尤其可贵。施玮、王琰等人去国外后不但没有放弃创作,反而更加勤奋、更加多产了。这一切,并非是复旦给了他们什么创作妙方,而是他们生命最关键时刻,复旦给了他们一片自由的空间。在这里,他们喘息、沉淀、反思,相互激励相互温暖,化解了成长困厄期的种种混沌,获得了对自身文学身份的确认。这段经历,对作家班的每个学员,都是终生的滋润。

如今,几乎不可能再寻找到这样一批有些褴褛的文学追梦者。时代主流和生存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能够和作家班的同道们共同度过1989年夏天之后的两度春秋,是我生命的幸运。那正是中国社会从启蒙激情到市场理性的过渡时期,是很多中国人的精神拐点。作家班的人们在历史的歧路展示了文学的坚韧。当年他们来到复旦,放弃了很多很多,得到的难以言说。记得著名美学家桑塔亚纳曾在哈佛大学任教,那天他忽见教室夕阳映照,美不胜收,立刻将粉笔潇洒一扔,喃喃低语:“我与阳光有约。”言毕挥手而去,从此辞了教职,徜徉于大千世界。这种自由的情态,只有在审美的领域才会真实无瑕。作家班的美丽也在于此:此生既然与文学有约,就不再旁顾其他,自由自在地向前走。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极其需要,却又十分稀缺的精神气质。

目 录

序一 /骆玉明

序二 /梁永安

丁阿虎作品 /1

凡一平作品 /5

王玲婷作品 /13

王 琰作品 /18

王得学作品 /29

韦羽飞作品 /32

韦静波作品 /39

包小翔作品 /47

卢文丽作品 /59

石兆佳作品 /74

东荡子作品 /84

刘 磊作品 /95

刘福麟作品 /103

叶 青作品 /107

叶荣臻作品 /124

江 帆作品 /129

华德民作品 /135

李希曾作品 /150

严光星作品 /163

何 杰作品 /172

邹立孟作品 /179

陈力娇作品 /187

陈 永作品 /199

陈世界作品 /206

张茂良作品 /211

张秉毅作品 /226

林学勇作品 /234

范继平作品 /239

施 玮作品 /244	聂虹影作品 /377
尚文达作品 /254	梅 菁作品 /384
金昌国作品 /258	高慧君作品 /400
虹 影作品 /267	高福厅作品 /405
赵文君作品 /279	鲁 微作品 /419
赵为农作品 /282	翁 亮作品 /425
赵红尘作品 /296	萧长春作品 /432
赵妙晴作品 /315	舒 洁作品 /443
赵黎明作品 /321	裴志勇作品 /472
郭建强作品 /328	裴力宏作品 /484
徐彦平作品 /342	廖重霖作品 /486
娜 朵作品 /356	鞠兰臻作品 /506
聂 茂作品 /368	魏建玲作品 /511

丁阿虎作品

丁阿虎自述

当我学会漫步，便在乡间小路上放羊，割草，与鸡、鸭、牛、猪为伍。“文化大革命”那年高中毕业，回家种地，任大队团支书。不久，便进乡村小学任民办教师，每月拿五元钱现金，一当就是十二年。

在当教师期间酷爱读书，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儿童短篇小说《祭蛇》、《今夜月儿明》发表后引起全国反响与争议，被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儿童文学作品中具有开创性的代表作品，并被译介到国外。因此，被市里破格吸收为干部，并调至文化系统工作。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毕业后，回江苏省江阴市任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澄江镇文化馆馆长。在此期间仍坚持文学创作，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被敲响的冰钟》、《弯弯的小路》等，创作编辑出版江阴市儿童文学集《童年的小树林》等七部，计一百五十余万字。

退休后曾任《江阴日报》副刊主编，爱好钓鱼和旅游。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妨看看这个世界，品尝、享受一下人生与生命”。这是我现时的人生信条。



欧洲印象

清晨,从入住的酒店出来,发现罗马的郊区,天很蔚蓝,四周是高高的扁柏,静静地立在晨曦里,很清秀,秋风飒飒拂过,清新而纯净,把旅途的疲劳一扫而光。

昨天上午 10:20 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经维也纳转机飞抵罗马,已经是北京时间深夜 2:00,在窄窄的机舱里连续度过近十五个小时,真是太漫长太劳累了。

在去梵蒂冈的路上,车窗外铺开广阔而整齐的田畈,田野上长满了草,三五成群的奶牛间隔有几匹红棕色的马在草地上啃草,电动火车从广袤的田野上飞驰而过,有一架黄色的直升飞机低低地巡视着这片寂静而辽阔的土地。

后来在去威尼斯和瑞士的沿途,我见到了更典型的欧洲农村的风情,去的这几个欧洲国家领土并不大,但乡村土地,山坡看上去却很辽阔,一块一块都很平整,农家小院都是单独的三层别墅式小楼,小楼四周树林围成的院子却很大,里面种满了花草,停放着一到二辆小轿车,显得有点不大协调。这样的农家小院并不密集,星星点点散落在阿尔卑斯山脉周围著名的波黑平原上。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遥遥千里的阿尔卑斯山脉下,全被茂密的草地覆盖了,果林、葡萄园点缀其间,没看到一块荒芜的黄土,没见到一个弯腰躬背的农民在田野里劳作,见到的是在沃土中耕耘的大型拖拉机,割草机把草割下后自动将草卷成大捆大捆的草团,那就成了牛马冬天的饲料。又见黄色的直升飞机在田野上巡视,偶见几个金发碧眼的女郎在摘成熟的葡萄。这里是欧洲有名的葡萄酒原产地。

第戎是法国一个并不很知名的小城,欧洲游的第五天就住在这里。第戎的诗意和温馨令人惊叹。这里的每幢宅邸都是独立的典型欧式小楼,周围的每一寸土地都生长着树木和花草。不仅是小楼的窗台上,房屋四周都整齐地设计了花坛,花坛上生长着花草,三层楼就有三层花草围绕着小楼。碧绿的藤蔓流苏般荡漾在墙壁上,鲜花以红色为主,妍丽而生动。在欧洲六国的旅游中,无论城乡,没看到一个窗户装着防盗栅,有的是赏心悦目的花草和像舞台上帷幕般徐徐拉开的小小而美丽的窗帷。

当然,视野中的欧洲与我想象中的又有许多不同,很少见到突兀的摩天大楼,

就是世界有名的浪漫之都巴黎,就是闻名遐迩的香榭丽舍大街两旁,也都是六七层的楼房。楼房很整齐,每条街的建筑风格相似中又各有不同。总的印象是,气势雄伟的罗马柱、雕花的墙面、屋顶矗立着的雄鹰,成了欧洲城市建筑的普遍特有的风格,就像欧洲教堂的风格主要是用油画和雕塑组成一样。

欧洲街道都不宽,但很整洁,两边都停放着小轿车,只留下窄窄的空隙作为行驶道。看不到排场很大的超市、百货商店和酒店,全都和随处可见的酒吧、咖啡店一样小巧玲珑,大街小巷飘逸着咖啡的馥香。有趣的是每家酒吧和咖啡店都在店外的空地上用花草围出浪漫美丽的一片天地,摆上一些小方桌,竖起几把大伞,人们都散坐在缀满鲜花的小方桌旁,店里反而很少有客人坐着。桌子上也没有丰盛的菜肴,大都简单到只有一杯咖啡、酒,甚至是纯净水。欧洲人似乎根本不在乎享受美食,而仅仅是在享受阳光、空气,话资成了他们最好的美食。非常恬淡、舒展、怡情。典型的欧洲人的休闲方式。

处在各种肤色的欧洲人中间,并不感到陌生和不适,时常有一些年轻人冲我们打招呼:您好!您好!从他们由衷的笑脸上可以读到对中国人的认知和友好。有一次我在瑞士琉森湖桥上专心拍照,完了才发现两边已经站立了十多个欧洲人,他们都微笑地等待着,仅仅是为了不打扰我们的照相。弄得我们十分不好意思。在法国第戎,我们见到有汽车驶来,习惯性地站在马路边等候,想不到小车在前方停住了,司机用手示意让我们先过马路。当时我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可那个司机的笑容却是那么自然、真诚。欧洲之行也改变了我对小轿车的一种偏见。我固执地认为,没有屁股(后备箱)的小车称不上小轿车。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欧洲六国十天之行中,无论是在大街上,还是在高速公路上,从你眼前驶过的小轿车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没有屁股的。导游解释:欧洲人都选用小排量小体积的家用小轿车,省油、环保、轻便、省地方。欧洲人讲究实际。

到了欧洲当然少不了去观赏古罗马斗兽场、圣彼得大教堂、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凡尔赛宫以及卢浮宫等等这些举世闻名的集中了人类智慧结晶的艺术精品,和雕塑名作大卫、被缚的奴隶、维纳斯、油画蒙娜丽莎等这些世界艺术瑰宝来个亲密接触。处在那样的艺术氛围中真是被深深震撼了。而创造这些艺术珍品的许多艺术家却花了几十年甚至一生的时间和精力,许多人还忍受着战争、宗教斗争、贫穷和病痛的折磨,来创作完成这些杰作的。“痛苦孕育伟大。”我想起了一位哲人的话。

维也纳、威尼斯、巴黎、罗马、瑞士、梵蒂冈、佛罗伦萨、阿尔卑斯山脉这些耳熟

能详、闻名于世的名字,几十年来一直在文学作品、电影电视、报刊新闻中读到它们,总感到有点神秘和遥远,冥冥之中又总想能到那里去亲历一番,去体验一下闻名已久的欧洲文明。这一次,我终于踏上了它们的土地,有了身临其境的体验。欧洲确实有它文明的特点,除了它们的历史文化和厚实的物质基础外,更多的是其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罗马大教堂宏伟的广场上矗立着教皇圣彼得的巨型雕像,他用怜悯、悲怆又无可奈何的眼光看着这个世界,看着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芸芸众生。他手中握着一把能打开天堂之门的钥匙。据说要等五十年才能打开一次。我的感受是:

世界没有天堂,天堂就在人间。打开天堂之门的钥匙掌握在自己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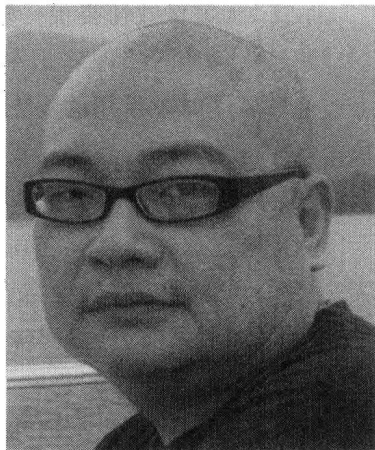
凡一平作品

凡一平自述

凡一平,1964年生于一个贫寒的小学教师家庭。广西都安县人,壮族。十六岁考取河池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十七岁在《诗刊》发表诗歌《一个小学教师之死》,荣获广西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十八岁在《金城》发表第一篇小說《岁末》。十九岁参加工作。1989年至1991年,由广西作协推荐进入上海复旦大学作家班学习。

历任都安箐盛中学教师、都安县文化局创作员、都安县文化馆副馆长、广西首期专业作家等职,现任广西三月三杂志社副总编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

先后在《诗刊》、《当代》、《十月》、《青年文学》、《上海文学》、《小说家》、《作品》、《清明》、《山花》等刊物及时代文艺等出版社发表和出版长篇小说两部,小说集两部,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逾百篇。作品收入《小小说选刊》、《中国文学》、《散文选刊》、《作家文摘》、《传奇文学选刊》、《情觞》、《中国超情感小说精选》、《新市民小说选》等多种选本。长篇小说处女作《跪下》出版后,荣获广西文艺最高奖——铜鼓奖,并被改编拍摄成同名二十集电视剧。中篇小说《寻枪记》被改编为电影《寻枪》,中篇小说《理发师》也被搬上了银幕。



同名俱乐部

后来,大家像政协委员一样,举手表决,选举出俱乐部的领导。

鸿运大酒店总经理陈国军站起来,像一杆旗一样向前,然后竖在显眼的位置上。他拿着平时歌手用的麦克风,面向众人冲动地说,感谢各位兄弟的信任,推举我为俱乐部当头的。我将尽我的能力,与在座的还有不在座的同名同姓的兄弟,精诚合作,团结互助。一句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掌声响起来。全体同名同姓的人像许多面腰鼓同场齐鸣。掌声响彻鸿运大酒店二楼餐厅,像是为时装模特、流行歌星的表演鼓劲一样。

接着,就是用餐,佳肴美味,觥筹交错,像许多种会议、庆典之后一样。

再接着,没有不散的筵席。同名人名头离散,像鸟兽一样。

晚报记者陈国军没有离开鸿运大酒店。他缠着酒店总经理陈国军,要继续喝。总经理陈国军说你喝醉了,今天到此为止吧,我们改日再喝。记者陈国军说我没醉,喝!总经理陈国军说太晚了,回家吧。记者陈国军说回什么家?鸿运大酒店……俱乐部就是我们的家。他瞪着总经理陈国军,难道你说……不是吗?总经理陈国军点头说是是,这是大家,我是说回小家。记者陈国军说不回,我不回去!我和老婆离婚了,不回去。总经理陈国军说可是我没离婚呢,我得回去。记者陈国军说你回就回,我不回。总经理陈国军说好,那你不回。我叫人开房间让你休息。

于是总经理陈国军安顿好记者陈国军后,离开他的酒店。

记者陈国军独住一间房里,像一头困兽。他不想看电视,但是打开电视机。他想抽烟,但打火机找不着。他把身体放在床上,但是没有丝毫睡意。他想这么大一一张床,是供两个人睡的。我怎么能一个人睡在应该睡两个人的床上呢?

就在这时候,电话响了。打电话来的是一个女人。先生,你好。陈国军说你好,小姐。小姐说先生,你寂寞吗?陈国军说我不寂寞,我只是觉得空虚。小姐说那正好,我就是专门帮人填补空虚的。陈国军说,你怎么样帮人填补空虚呀?小姐说那还用问?陈国军说你在这?小姐说我马上就到。

接完电话,陈国军还捏着话筒像握着一个朋友的手不放。他觉得这部电话机

真是会想人家之所想,或急人家之所急,像及时雨宋江。

一个丰乳肥臀的小姐很快来到陈国军的住房里。陈国军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像观察一件商品。他边看边问价钱。小姐便报了一个价,陈国军觉得价格合理,便把商品买下了。

商品使用后,陈国军觉得颇满意,便打听出自什么地方。小姐说明来自四川。陈国军说叫什么名?小姐说小芳。陈国军说小芳,这名字好熟呀?小芳说跟我重名的人很多,不过你是熟一首歌的名字吧?陈国军说对,我想起来了。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漂亮,一双美丽的大乳房,屁股肥又圆。这首歌歌颂的是不是你呀?

小芳咯咯咯笑。那你叫什么?她说。

杜植新。陈国军说。杜植新是他仇恨的一个人的名字。

第二天上午,记者陈国军哼着《小芳》的谱走进总经理陈国军的办公室。总经理陈国军正在训人。被训的人是个姑娘,像个不慎打碎了瓷瓶的丫环在主人面前瑟瑟发抖。退下!总经理陈国军对姑娘说。此刻他已看见了记者陈国军。

昨晚睡得好吧?总经理陈国军说。

很好,谢谢。记者陈国军说。我来跟你告辞。

不急不急,总经理陈国军说,吃了饭再走吧?

不了,谢谢。

行。总经理陈国军说。他起身送记者陈国军,把他送到办公室门口。

常来呵!总经理陈国军说。

常来。记者陈国军说。

记者陈国军看见一个姑娘一面等电梯一面哭。定睛一看,原来是刚才被总经理陈国军训的那名姑娘。小姐,你为什么哭呀?记者陈国军感兴趣地说。姑娘不回答。陈国军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哭,因为陈总经理刚刚骂你。姑娘扬起脸看记者陈国军,说你是谁?陈国军说陈国军。姑娘说哦,同名俱乐部的。陈国军说你怎么知道?姑娘说同名俱乐部设在我们酒店,而我一听你和我们总经理同名,就知道你是同名俱乐部的。陈国军说你真聪明。

聪明?聪明就不挨骂了。姑娘说。

总经理为什么骂你?

因为,我拉不到客人,姑娘说。本来,我可以拉到很多客人的。有一个会议要开,想来我们的酒店住,基本上都谈妥了。但最后人家决定说不来了。

为什么不来？

都怪我，嘴笨，姑娘说。负责联系的人末了问我酒店里有什么特别的娱乐项目吧？我说有保龄球、时装模特表演和歌星演唱。还有吗？我说还有舞会。还有吗？我说没有了。发廊总有吧？我说发廊有。发廊小姐多不多？我说多。安不安全？我说安全呀，洗发有什么安不安全的？就洗发？我说洗发，还有吹发、剪发、烫发、染发。好了，够了，别说了。那人像裁判员一样做了个停止的动作，然后说对不起，我们不在你这酒店住了。等我恍然大悟的时候，人已经拉不回了。我好笨好蠢，可当时我还以为那么说很聪明，因为来开会的全都是些体面人物，厂长经理之类的。

你不是不聪明，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记者陈国军说，你以为体面的人都不干坏事，就像和尚都不吃荤一样。

我难过死了，你还挖苦人。姑娘说。

电梯怎么还不上来？记者陈国军转移话题说。

电键还没摁呢，一难过就不想下楼了。姑娘说。她接着摁电键。

你叫什么？记者陈国军说。

宁静。

宁静？

是呀？我就叫宁静。

我知道，记者陈国军说，我的意思想说，还有人和你同名，也叫宁静。

真的？

而且不少。

真的？

刚才你说的那个会议，还没开吧？记者陈国军岔开话题说。

没开，宁静说，但是人家已经决定不来这酒店住了。

主办会议的是什么单位？

经委。

这时候，电梯的门开了。宁静和记者陈国军进入电梯，像两根火柴放入火柴盒。记者陈国军眼睛闪出火花，说我帮你把开会的客人拉回来要不要？宁静说真的？记者陈国军说当然。宁静说那谢谢了。记者陈国军说怎么谢？宁静说只要把客人拉回来，怎么谢都成。

过了一个多星期，宁静在电话里对记者陈国军说陈记者，说吧，我该怎么谢你？记者陈国军说你先开好一间房，然后在房间里等我。宁静说好吧。不一会，宁静打